

〈記洞過水〉非段玉裁所作辨

陳鴻森*

戴震《戴東原集》卷六、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並有〈記洞過水〉一文，二者文字並同。其文究為戴氏所作，抑或段玉裁撰？學者所見不一。近年安徽大學楊應片教授先後數文，力主此文作者當為段玉裁，並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段氏此文底稿。大陸晚近出版之《戴震全書》，竟將〈記洞過水〉一篇從《東原文集》中剔出，一若此文之非戴作業經判明矣。同時另有戴震研究會暨戴震紀念館所編《戴震全集》，其書冊六亦以此文為段氏所作。此二書乃大陸近年彙編、整理戴氏著作最新之研究成果，今二書俱以〈記洞過水〉一文為段氏所作，楊君之說儼然已成定論矣。惟余按其說，不免觸處抵牾，要難憑信。本文之考證，認為該文作者當為龔導江。戴氏喜其文寓意雋永，故為增入考覈諸語，其文乃大異舊觀，故段氏梓刻《戴東原集》時，因將之收入戴集。至段集亦有其文者，則段氏身後其家編次遺集時誤收也。

關鍵詞：段玉裁 戴震 《戴東原集》 《經韻樓集》 〈記洞過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問題之提出

段刻《戴東原集》卷六有〈記洞過水〉一文；¹而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亦有一〈記洞過水〉，篇題下記「代壽陽令龔導江」。²二者文字並同，其文究爲戴震所作，抑段玉裁撰？學者所見不一。劉盼遂《段玉裁年譜》，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條下記：

是年作〈記洞過水〉一文，自注：「代壽陽令龔導江」。盼遂按：《戴東原文集》卷六亦有〈記洞過水〉一文，注云「己丑代」。二文一字不異，未知段作或戴作？³

劉氏雖將此載入正《譜》，以爲段氏行實，然猶未敢質定。余昔年撰〈段玉裁年譜訂補〉，嘗據段氏《東原年譜》，以爲此文當爲戴東原作。⁴近年安徽大學楊應芹教授則堅執〈記洞過水〉之作者應爲段玉裁，並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段氏此文底稿，上有戴東原批改之語云云。楊君先後撰有〈段著《東原年譜》疑誤考〉、〈段著《東原年譜》補正〉二文，鑿鑿言之。⁵余於此說雖頗疑之，究以未見渠所稱段氏底稿，故未能論定耳。

頃閱張岱年主編之《戴震全書》，⁶其書冊六附錄之一爲楊君〈東原年譜訂補〉，仍持前說。⁷抑《戴震全書》所收《東原文集》，即由楊君審訂者，其書竟將〈記洞過水〉一文從戴《集》中剔出，⁸一若此文之非戴作，業經判明矣。《戴震全書》另收有北大圖書館所藏《戴氏雜錄》文十五篇，則所謂〈記洞過水〉段氏底稿者居然在焉，文末並錄記東原增改之文及其批語。同時又有戴震研究會暨戴震紀念館所編《戴震全集》，其書冊一《戴震文集》中收有〈記洞過水〉一篇；冊六《補遺》復據北大所藏《戴氏雜錄》逐錄〈記洞過水〉一文，文末「附記」云：

¹ 《戴東原集》卷六，頁13-15。

² 《經韻樓集》卷七，頁33, 34。

³ 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頁9。

⁴ 〈段玉裁年譜訂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3(1989)。

⁵ 〈段著《東原年譜》疑誤考〉，文載《安徽史學》1994.3；〈段著《東原年譜》補正〉，載《文獻》1996.1：105-152。

⁶ 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排印本，1994-97），凡七冊。

⁷ 楊應芹，〈東原年譜訂補〉，《戴震全書》冊六，頁685-686。

⁸ 《戴震全書》冊六，頁333。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未刊抄本《戴氏雜錄》，中有此篇抄稿，經考證，此篇文章係段玉裁代龔導江所寫。⁹

蓋改從楊君之說，亦以此文為段氏所作。

按《戴震全書》、《戴震全集》二書，為近年大陸彙編、整理戴氏著作最新之研究成果，今二書並以〈記洞過水〉一文為段玉裁所作，楊君之說儼然已成定論矣。惟余反復尋繹，覺其說尚多可議，殊難依據。本文擬就〈記洞過水〉一文作者問題重加檢討，並對楊君之說提出商榷，以待學界論定焉。

二、〈記洞過水〉為段玉裁所作說質疑

東原《文集》舊有孔繼涵微波榭本及段玉裁所刻經韻樓本二種。¹⁰〈記洞過水〉一文，微波榭本闕。其文見經韻樓本《戴東原集》卷七，題下記「己丑代」，則是乾隆三十四年為人代撰者。《戴東原集》既為段玉裁所刻，段氏以此文入之戴集，則其文非段玉裁作，本無疑義。

段氏另纂有《戴東原先生年譜》一編，其書乾隆三十五年條下載：「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¹¹雖《文集》記「己丑代」，與《年譜》繫乾隆三十五年作，二者相差一年。然〈記洞過水〉一文為東原所作，段玉裁固有明文記之，並指實其文乃戴氏為壽陽縣令龔導江代作。¹²然則此文非段玉

⁹ 《戴震全集》冊六，頁3165。

¹⁰ 孔氏微波榭本戴氏《文集》十卷，乾隆四十三年刊。段氏經韻樓本《戴東原集》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刊，較孔本增多〈詩標有梅解〉等二十五篇；而孔本卷五〈閩中師友淵源考序〉、卷六〈溫方如西河文集序〉、卷七〈跋吳潛夫殘本聖教序〉、卷十〈奉直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毛公墓誌銘〉四篇，經韻樓本闕。

孔、段二本外，另有光緒十年張海榮刊本、宣統元年渭南嚴式誨刊本，並依經韻樓本重刻。民國二十五年《安徽叢書》本，則據張氏刻本影印。另一九八〇年，趙玉森校點《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湯志鈞校點《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本等，皆據段刻為底本。

¹¹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21。

¹² 按同治間刊本《仁和龔氏家譜》載：龔導江「字濬三，建威公（之鉞）長子，行一。號岷山。……丙戌（乾隆三十一年）會試第九十四名，殿試三甲第六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揀發山西，署平魯縣知縣，補壽陽縣知縣。」（下冊，頁23）另據錢大昕《講筵日記》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條，知龔君為錢大昕所取士也。（《書目季刊》34.2：67）

裁作，斷然明白矣。乃楊應芹氏對此則提出異說，其〈段著《東原年譜》補正〉一文，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條下云：

〈記洞過水〉亦收入《經韻樓集》卷七之中。今檢其底稿（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文作者當為段玉裁，而詳加評改的文字卻是戴震的手筆。其評語一方面說明增改的原因，一方面又極高地贊揚此文的寓意布局。戴氏對玉裁的賞識厚愛，由此可見。玉裁大概出於對先生的感激之情，在重編《東原文集》時便將此文收入卷六，並於《年譜》中加以說明。後人不知個中情由，而文章又是玉裁的手稿，於是又收入他的文集中。

經韻樓本《文集》中的〈記洞過水〉題下有「己丑代」，原稿無；〈應州續志序〉題下亦有「己丑代」，而微波榭本只有「代」字，無「己丑」二字，則此二篇到底是作于己丑，還是作于庚寅，難以確定。¹³

楊君之所以堅執此文為段玉裁作，一則因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戴氏雜錄》中有此文底稿，為段氏手筆；再則因此稿上有戴氏評改文字，於此文寓意布局頗多贊賞之辭故爾。楊君先後所撰〈段著《東原年譜》疑誤考〉、〈東原年譜訂補〉並持此說，蓋自信甚篤。然其說不能無疑：

一、經韻樓本《戴東原集》，係段玉裁就孔氏微波榭十卷本，益以丁杰及己所藏東原文稿，於乾隆五十七年委臧庸、顧明重編付刻者，六月段氏自為之序。¹⁴八月，其書刻成，段氏覆校一過，覺臧君等所校尚有未盡，因撰〈覆校札記〉一篇附刻書後。¹⁵經韻樓本《戴東原集》既為段氏所刻，焉有感戴師德，遂以己作冒為東原之文？此事理之斷不可通者。按段氏於《東原年譜》譜後附記：「《文

¹³ 《文獻》1996.1：116-117。

¹⁴ 段氏〈戴東原集序〉，末言：「先生所為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為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段刻《戴東原集》卷首）又《戴東原年譜》譜後云：「凡文已附見《聲韻考》、《聲類表》、《孟子字義疏證》者，則不再見於《文集》中，蓋合諸書為全集也。而論音韻、論六書轉注、論義理之學諸大篇，不可不見《文集》中，故愚經韻樓刻輒補入。又因丁升衡（杰）旁搜得數篇附焉，定為十二卷。……惜牽於家事，未能親校，友人臧庸、顧明編次失體，字畫訛誤，未稱善本。近日謀一新之，以垂久遠。」（頁42）是段氏並不以此本為盡善也。

¹⁵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乾隆五十八年條下云：「秋，先生重刻《戴東原集》成，又作勘誤附於後。」（頁26）此說未確，據段氏識語云：「刻版既成，不欲多刻損，故箋其後如此。得此書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則《戴集》之付刻及勘誤同在五十七年壬子。

集》中〈詩生民解〉，本出《毛鄭詩考正》。先生曾爲余言，可取出修改，入於《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時，因入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¹⁶ 其敬謹如此，焉敢妄以己作竊入東原集，如楊君所臆言者？

二、前引《東原年譜》，段玉裁既以「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爲戴氏行實，是段以此文爲東原所作，更無疑義。楊君不信段氏之明文，乃曲爲之說，顛倒甚矣。使如其說，段氏刻《戴東原集》，逕以己作竊入《戴集》在前，復於所纂《東原年譜》詭言之，以實其事，則此直是造假爾。焉有感戴師德竟至冒充其文虛造其事以爲報者？此理竊所未喻。

三、戴、段二氏乾隆三十四年春入都會試，不第。其夏，東原應山西布政使朱珪之招，赴山右，段氏偕往。¹⁷ 迄翌年夏，段氏赴京，詮選得貴州玉屏知縣。此一年間，二人同在山西，過從甚密，故段氏於東原著作情況知之最詳，¹⁸ 其〈應州續志序〉一文，微波榘本僅記「代」字，而段刻獨知其爲己丑年代撰也。¹⁹ 觀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戴東原寄段氏札冊，東原函件未記撰年者，段氏均於札上角附記其年，²⁰ 則〈記洞過水〉一文，段刻篇題下記「己丑代」者，當必有據。至《東原年譜》繫此文於三十五年者，蓋《年譜》成於段氏暮年，²¹ 追述時誤憶耳。²²

¹⁶ 《戴東原年譜》，頁46。

¹⁷ 見《戴東原年譜》，頁20，又劉氏《段玉裁年譜》，頁7。

¹⁸ 按《戴東原年譜》乾隆三十五年條下記：「先生之在山右也，有代某作〈應州續志序〉；有〈與曹給事書〉，有〈沂川王君祠碑〉，有〈于清端傳〉，有〈張義士傳〉，有〈王廉士傳〉，有〈答朱方伯書〉，有〈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有〈王輯五先生墓誌銘〉，有代冀寧道徐君飛山〈山陰義莊序〉。」（頁21）蓋是年夏段玉裁入京，二人分離，段氏以其在山右所知者統記於此也。

¹⁹ 見段刻《戴東原集》卷六。按此文篇題下記「己丑代」，則亦乾隆三十四年撰，《年譜》繫三十五年條下，與〈記洞過水〉其例正同。

²⁰ 參《戴東原戴子高手札真蹟》（中華叢書委員會影印本，1956）。

²¹ 劉盼遂《段玉裁年譜》嘉慶十九年甲戌條下云：「是年成《戴東原先生年譜》。按《戴譜》無序跋年月，惟乾隆二十年下云：『《方言》分寫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中略）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書，於《方言》亦窺閫奧，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又四十二年下云：『今丁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據上二條考之，先生官玉屏時年三十六，又四十餘年，當爲八十以外。丁小雅之卒爲嘉慶十二年，則『又將十年』云者，正當嘉慶十九年時也。乃《譜》成不久，先生即歸道山，其平生師友相與之誼，臨年（森按：疑「卒」字之訛）彌篤，誠令人欽遲無既矣。先生〈跋東原札冊〉云：『思先生而不可見，於是修先生《年譜》一卷付刻，又裒先生札付裝潢。』作跋之年月爲

四、《經韻樓集》乃段氏身後其子驥及外孫龔自珍等所編。關於此文之誤入段集，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七十一「經韻樓集」條下固已言之矣：

吾師受學於戴東原，稱入室弟子。（中略）所撰雜文甚富，身後其子驥及外孫龔自珍揀擇得一百八十餘篇，編爲是集。（中略）惜是集編次，尚未能如《戴集》之有條理，且多舛誤。如〈與錢辛楣學士書論粽字〉一題，其文全不似書體，當改爲〈通鑑注粽字辨誤〉，庶乎其可。又如〈記洞過水〉一篇，其文全與《戴集》中〈記洞過水〉一篇相同，且隻字不易。蓋吾師愛其文而手錄之，未及如今之時文署名氏于其下。驥等不知《戴集》中有此文，遂濫行收入。此二者乃舛誤之大者也。昔吾師覆校《戴集》，因刻板既成，不欲多剗損，故作〈札記〉附其後，以待得此書者依此研朱校改，其法最爲盡善。余亦援是例，爲是本作〈札記〉一卷，以呈其婿龔聞齋（麗正），屬爲刊附其後，惜乎其不行也。²³

按段氏《經韻樓集》間有誤收他人之文者，如卷四目錄有〈與郝戶部論爾雅書〉、卷七〈戴東原先生配享朱子祠議〉、〈上大興朱中堂書〉諸篇，集內無其文，蓋知非段氏之作，故撤去也。龔君等亦積學之士，未必不知《戴集》內亦有〈記洞過水〉一篇，特周氏未能檢出《東原年譜》之明文以決之，遂致兩家文集俱有此文也。

綜上所論，是楊君以〈記洞過水〉一篇爲段玉裁作，余不能無疑焉。

三、論《戴氏雜錄》不足以推斷此文爲段玉裁所作

如前所述，楊君之所以堅執〈記洞過水〉一文爲段玉裁所作者，特以北大圖書館藏《戴氏雜錄》中有此文，其稿爲段氏筆跡，其上另有東原增改之處及評點之語故爾。惟按段氏《東原年譜》乾隆三十四年條下記：

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是年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有。……玉裁曾節抄《府志》例言、圖表、沿革、星

甲戌十二月二日，則《年譜》纂輯之在是年，從可證矣。」（頁48）是歲段氏年八十。

²² 按《東原年譜》時有段氏暮年追述誤憶者，拙作〈段玉裁年譜訂補〉乾隆三十一年條下有說。

²³ 《鄭堂讀書記》（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1993），頁1424。

野、疆域、山川、古蹟，將付諸梓，以爲修志楷式。²⁴

又，劉盼遂氏《段玉裁年譜》乾隆三十四年條記：

五月二十九日，東原來書，請爲抄樂平、孟縣、平定州地圖。……又言「附上書一冊，抄畢即寄下。」……段氏于札角注云：「時同在山西，予在平陽，先生在朱文正藩府。」²⁵

觀此，段氏自言「玉裁曾節抄《府志》例言、圖表、沿革」云云，又「東原來書，請爲抄樂平、孟縣、平定州地圖」云云，則《戴氏雜錄》中〈記洞過水〉一篇即便爲段氏筆跡，固無足異，蓋其文即段氏所抄耳。²⁶再者，《戴氏雜錄》凡十五文，其餘十四篇皆東原手稿或見於戴氏本集者，²⁷則〈記洞過水〉一篇當不例外，不得因其文底本爲段氏筆跡，輒斷其爲段氏之作也。

《雜錄》〈記洞過水〉一文，校記云：

本篇原稿是段玉裁的手跡，後經戴震增改、圈點，並加有多處批語。批語一方面是說明增改的緣由，一方面是褒獎此篇之文詞寓意。本文的作者當是段玉裁，可能因戴氏增改的內容很多，且又很欣賞本文，於是玉裁在編《東原文集》時，便將此文歸到他先生的名下，且後來又於《戴東原先生年譜》三十五年條加以說明：「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而於玉裁身後，人們不知其心意，又將此篇收入《經韻樓集》卷七，這才物歸原主。若不是原底稿完整地保存《戴氏雜錄》中，一部《經

²⁴ 《戴東原年譜》，頁20, 21。

²⁵ 《段玉裁年譜》，頁8。按此信即《戴震全書》之三十五《與段茂堂等十一札》中第四札。

²⁶ 按《戴東原年譜》譜後段氏附記，其一條云：「〈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爲，玉裁與〈釋天〉皆於癸未抄寫。」（頁35）又一條言：「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於癸未抄寫熟讀矣。」（頁36）又言：「癸未，初見先生，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付抄」云云（頁46），則段氏所鈔東原文字，其數固不少也。

²⁷ 據楊君校語，《戴氏雜錄》所收〈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寧鄉縣志序〉（代知縣朱懋炳撰）、〈壽陽縣志序〉（代山西巡撫鄂實撰）、〈永寧州志序〉（代王興穀作）、〈正汾州府名宦祠秩祀碑〉（代汾州知府孫和相撰）、〈黃墟嶺候館關路記〉（爲汾縣知縣朱濬撰作）、〈山西武鄉試錄後序〉（爲山西巡撫鄂實撰作）、〈蔣秋涇詩集序〉、〈記武舉戴鳴鸞〉、〈誥封孺人丁母易太夫人八十榮壽序〉、〈誥贈奉直大夫茶陵州知州梅國戴君墓誌銘〉等十一篇，俱戴氏手稿；另〈汾州府志序〉，爲代朱珪撰者。又〈詩標有梅解〉，見《東原文集》卷一，文字少異；〈古訓〉，即《文集》卷三〈爾雅文字考序〉。

韻樓叢書》有兩篇相同的文章，其疑團則無以得解。戴、段師生情誼之深篤，由此亦可窺見一二。²⁸

實則此文除底稿爲段氏筆跡外，全文並無任何足證其文爲段玉裁所作者。爲便於討論，今將《雜錄》段鈔原文及東原增改之處悉加標示，並彙錄戴氏批語於逐文之下：²⁹

記洞過水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經》所謂「出沾縣北山」者是也。

沾北山一名沾嶺。嶺西，鳴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為冶河，北入漳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沾嶺南迤西，為木瓜嶺、石堠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堠，轅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堠、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並發為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泉嶺，在樂平縣西。（戴氏眉批曰：「帶敘鳴水、沾水、桃水北入漳沱，又敘明石堠嶺、八賦嶺之南水入漳，北水入洞過，即伏木瓜嶺、大廉山，使形勢瞭如指掌。後云壽陽全境之水，此云東界桃水，而山脈分水備細不遺。有此牽帶，便不嫌以晉水作陪，及專詳洞過五水之結構太謹嚴明顯矣。」）其水西北流，經平定州西南，（戴氏眉批：「會之。」）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戴氏眉批曰：「伏沾嶺、木瓜嶺兩源為中一段考覈地，而大廉山、原過祠又於末段補出，此筆法也。」）

戊子秋，余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爾？」從者應曰：「昨雨甚，水從西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水下。」余疑之。復西行數十里，則清澈鏘鳴者，曲赴山石間。（戴氏眉批曰：「寫清濁不相入，妙指可

²⁸ 《戴震全書》冊六，頁519。

²⁹ 明體字部分爲段玉裁所鈔原稿；仿宋體部份，則戴震所增益者；戴氏批語，以楷體錄示。又，楊君標點、分段，不皆可據，今重爲改作。戴氏批語及刪改處，楊君間有遺漏失記者，今依《戴震全集》本錄記其要者。

參。」)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既而果至。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歎水性之清濁遲速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戴氏眉批曰:「以寓意住。」)³⁰

復行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按段鈔原稿「羊頭崖」下,有「即縣人所謂羊頭積雪也」一句,戴氏圈去此句,批曰:「『羊頭積雪』四字,彼掇成八景之一,究之,『終南積雪』、『羊頭積雪』似同,而雅俗迥別,凡此等必不可拈來。蓋『羊頭崖』三字便非俗,去『崖』字而綴『積雪』,不成辭。」)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間,洞過水與壽水會。西流七八里,皆迤邐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深莫能測。四面山皆土戴石,巉巖刻秀,建公村隱其間。居人涉水者或以砮,或以略犴。余留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邑識官長人,其山川淳樸之氣可知也。(戴氏眉批曰:「寫民風,自令人神往。」)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戴氏眉批曰:「見壽水之大,可為五水之一。」)洞過於是始濁。《魏書·地形志》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為「洞」,因水名加偏旁耳。《志》言五水,而僅舉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戴氏眉批曰:「以考覈住。」)

自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嶧山涂谷」者也。大嶧山即《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眾川,勢亦始平。(按「勢亦始平」句,戴氏原改作「勢亦漸平」,後刪去「漸」字,仍留「始」字,旁批云:「仍用『始』字為妥,今隔數行,不嫌與『始濁』複。」)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穠稔千頃,仿佛江南風景。

憶春中自汾州還,(森按:據《全集》本,段鈔此句原作「憶歲丙戌、丁亥自汾州還壽陽」,東原改為今文。楊君此處未注出。)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醴渠數十,其穀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戴氏眉批曰:「又以寓意住。」)

³⁰「以寓意住」句,《全集》本「住」字作「佳」,下「以考覈住」、「又以寓意住」同。按此為古文評點恒詞,作「住」字為是。

五水之合為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收作《志》失之也夫！（此段戴氏眉批曰：「傲足中間考覈亦有寓意。有此數語，亦化去以晉水起結之太明顯。」又文末尾評曰：「辭意清婉，味之不盡，為增入考覈，更覺於讀史有會心，善補古人之缺。中間清濁不相入，利民有遲速，及名之隱顯，皆與人品、施政、學問相關，非尋常筆墨事，入志書中，洵傑作也。燈下凍筆。」）

東原向以文章自負，好評點古人文字。³¹此文戴氏眉批、夾批、尾評等凡十三則，細味之，實不見有若何足證其文為段玉裁作者；反而，若干批語適見其文必非段氏所為也。

按古文評點，本學文之筌蹄也。蓋文章之事，其精神識解固藉語言文字以見之，然其所以成文者，作者各有義法，往往形乎言外。識精者藉由圈點、品評、眉批等形式，對文章之命意、結構、文句等，作具體之提示與分析，使讀者易於尋解，並為學文者示以門徑軌轍也。戴氏此文所施圈識，因《全書》、《全集》皆未加錄示，今不能具論。然其批語，或指陳首尾布局、表現筆法，或論考覈、寓意，或言起接、牽帶、伏應、繳結，或評造語雅俗等，凡此，無非東原藉此成文之分析，示段君以屬文之法耳。蓋此文既經戴氏增飾改定，³²其文理筆法，東原尤有會於心也。

楊君一則昧於戴氏批語，乃明清時代風行之古文評點；再則誤解戴氏評點之用意，竟以此為東原褒獎段氏之語。使如其說，《記洞過水》一文既為段氏所作，則其文章之命意布局，作者當最了然於胸。然如第三段末「歎水性之清濁遲迅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戴氏眉批「以寓意住」；又第六段之末「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戴批云：「又以寓意住」。二者皆段鈔原稿所具之文，使其文果段玉裁作，豈有作者於其

³¹ 按《戴東原年譜》卷後，段氏附記：「先生言，為古文當讀《檀弓》。余好批《檀弓》，朋儕有請余評點者，必為之評點。」（頁44）又一條言：「先生少時學為古文，摘取王叔《史記》中十篇，首《項羽本紀》，有《信陵君列傳》、《貨殖傳》，其他題記憶不清，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構、用意、用筆之妙。鄭炳也先生虎文曾借讀。今聞孔戶部以此授長子伯誠為讀本。」（頁47）並其證也。

³² 按戴氏圈改文字，《全書》本多未標示。如「戊子秋」一段，「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爾」二句，原作「此非洞過水耶，何不類也」，東原為改今文。類此之例不少，詳見《全集》本，茲不具論。

文勢寓意自未之覺，反有賴評點者爲之評注提示而始悟之？又第四段「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二句，戴氏眉批曰：「見壽水之大，可爲五水之一。」此亦段鈔原文，焉有其文意蘊作者不自知，必待評點之人爲之分說者？即此二事，則此文之非段玉裁作，固斷斷然矣。

〈記洞過水〉一文既非段氏之作，則其文豈戴氏所爲與？今據東原尾評云：

辭意清婉，味之不盡。爲增入考覈，更覺於讀史有會心，善補古人之缺。詳其語，明〈記洞過水〉一文別有作者，東原特爲之「增入考覈」諸語，並點定其文字耳。然則其文果誰爲之？按前引段氏《戴東原年譜》乾隆三十五年條云：

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龔君方修《壽陽志》，請先生點竄。先生因爲辨正晉、隋、唐史「壽」、「受」二字之訛亂，并爲審定目錄。今手稿猶在玉裁處，皆端楷也。³³

依段氏之說，則〈記洞過水〉一文，乃戴東原爲龔導江審定《壽陽縣志》時代作也。所謂「先生因爲辨正『壽』、『受』二字之訛亂」者，蓋即《壽陽志》卷首置縣沿革，東原爲考證其縣「晉本名壽陽，魏、隋皆作受陽」，唐貞觀復改「壽陽」，然史籍、志書「壽」、「受」二字往往淆亂，因爲釐正其誤也。³⁴ 東原代山西巡撫鄂寶撰〈壽陽縣志序〉，有云：

歲戊子，余奉命撫晉，壽陽尹龔君來謁，知其有學，且克敬其職也。壽陽於春秋馬首邑，漢榆次東境。縣之設，起晉太康中。迨元魏氏省入中都，徙其戶於大陵城南，置受陽縣。蓋其時兵燹之餘，荒蕪爲墟矣。隋名魏所別置爲文水縣，而復晉舊縣曰受陽。唐貞觀十一年改「受」作「壽」，始符昔日，迄於今不異。然新、舊《唐書》「受」、「壽」參差互見，讀史者莫之能是正。³⁵

下文又言：「今龔君繕其新纂《志》稿請余序。其書嚴體例、精考核，凡舊時相承襲疏失必詳舉，確有證實。如謂隋開皇迄唐貞觀，是地名受陽凡四十有八年」云云，蓋東原於此，似頗自得，故〈序〉文中一再言之。³⁶ 至〈記洞過水〉一

³³ 《戴東原年譜》，頁21。

³⁴ 乾隆《壽陽縣志》，卷一〈沿革〉，頁2-4。

³⁵ 此文收入《戴氏雜錄》，《戴震全書》冊六，頁510-512。

³⁶ 按《戴氏雜錄》〈壽陽縣志序〉文末校記，謂段《譜》所云「爲辨正晉、隋、唐史『壽』、『受』二字之訛亂」者，即此〈壽陽縣志序〉，其說非是，楊君等未檢龔君原〈志〉耳。

篇，見《壽陽縣志》卷九〈藝文上〉，署龔導江名，³⁷ 其前另有龔君所撰〈重修太和橋記〉、〈重修受川書院記〉二文。³⁸ 然則此文本龔導江所撰，戴氏審定《壽陽志》時，喜其文寓意雋永，故為增入考覈諸語耳。細味戴氏尾評云：

中間清濁不相入，利民有遲速，及名之隱顯，皆與人品、施政、學問相關，非尋常筆墨事，入志書中，洵傑作也。

蓋東原尤喜其文「歎水性之清濁遲速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一段，及末尾「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二處別有興寄，以為此正作者「人品、施政、學問」之體現，「非尋常筆墨事」。其「施政」云者，自指知縣龔導江言無疑。抑此文一則言「戊子秋，余以公事至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再則言「憶丙戌、丁亥自汾州還壽陽，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云云，皆作者親身所歷，有感於中，故其文尤真切有味也。考龔導江揀發山西在乾隆三十一年；³⁹ 戊子為三十三年，丙戌、丁亥為三十一、二年，其時戴、段二人尚未赴山右，焉能虛構其事？然則此文為龔導江原作更可斷言矣。其文收於《壽陽志》卷九〈藝文〉門，故戴氏言「入志書中，洵傑作也」。而東原為之增入考覈各文，神氣頓異，更形生色。據《全集》文末附記，此文「原稿四百八十八字，戴震增刪修改四百零八字」，⁴⁰ 殆因東原增改者幾及全文之半，故段玉裁梓刻戴集時，特將此文收入集中，並於所纂《東原年譜》中略言其事，俾後之人尚可考見端倪也。復考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戴東原與段氏札云：

前月得手札，並龔老先生翰，以志書屬參末議。……頃因道臺有筆墨事見屬，日內可脫稿矣，當即應龔老先生命。縣境圖最緊要，須用方格，每方幾里，方嚮里數，必大致可稽。……又壽陽縣北境，有後漢廣牧城及後魏神武郡治（縣北三十里），尚有遺跡可訪查否？宋靖康元年，种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所襲，迴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戰死。則石坑地見於正史，亦當載入。殺熊嶺相傳在壽陽西六十里，接榆次界，今屬境內

³⁷ 乾隆《壽陽縣志》卷九，頁32-34。

³⁸ 同上註，卷九，頁28-32。

³⁹ 按龔導江《壽陽縣志序》云：「歲丙戌成進士，筮仕來晉，即聞壽陽為燕、趙、秦、蜀咽喉，衝要特甚。……是年大中丞彰公悉心籌畫，果題請改簡為繁，而遵余以蒞茲土。」（頁2）則龔君揀發山西，任壽陽縣令在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光緒《壽陽縣志》卷五〈官政·龔導江傳〉，謂龔君任壽陽令在三十二年，非是。

⁴⁰ 《戴震全集》冊六，頁3165。

否？上數事似不可缺，望查核，以補舊志之疏。……龔老先生未另具札，希代候。⁴¹

味此，知龔君之延戴東原審定志書，段氏實爲之介。其時東原客朱珪布政使署中，札中所謂「道臺有筆墨事見屬」者是；段氏則主講壽陽書院，⁴² 與龔君同地。《戴氏雜錄》中〈記洞過水〉一篇底稿爲段氏筆跡者，殆因《壽陽志》成稿不便多所刪改，故東原請段氏別寫一紙故爾。其文改定後，似段氏另謄寫清本與龔君，而其原底則留存段處。段氏身後，龔自珍等編次遺集，因其文底稿爲段氏手筆，故誤以爲段玉裁所作，因編入段集耳。此其事情始末也。

四、結論

戴震、段玉裁二家文集並有〈記洞過水〉一篇，其文究爲誰作，學者迄未論定。大陸學者楊應芹氏因誤解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段鈔〈記洞過水〉一文之性質，故先後數文，力主此文作者爲段玉裁；惟按其說，不免觸處抵牾。經上文所考，知此文實龔導江所作，東原喜其辭氣清婉，寓意雋永，故爲增入考覈諸語，其文頓異舊觀，段氏梓刻《戴東原集》時，因將之收入戴集。至段集亦有其文者，則段玉裁身後，其家編次遺集時誤收也。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六日初稿

二〇〇二年四月一日改定

（本文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曾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高雄中山大學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⁴¹ 此文即《戴震全書》之三十五所收《與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五札，《全書》冊六，頁537。

⁴² 《戴東原年譜》，頁20。

附記

本文校稿期間，從游陳惠美君，出示方利山、杜英賢二氏合著《戴學縱橫》一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中有方君所撰〈「記洞過水」之文辨析〉一文，渠亦以〈記洞過水〉一篇為段氏所作，惟文中並無舉證，第言：「當年段玉裁編《戴東原集》，將〈記洞過水〉一文收進卷六之後，有趣的是他刊刻自己的文集《經韻樓集》時，又將〈記洞過水〉一文收在卷七。只是在《戴東原集》中注為『己丑代』，《經韻樓集》則注為『代壽陽龔導江』。至此人們才明白，為壽陽縣令龔導江『代作』〈記洞過水〉一文的是段玉裁自己。難怪戴東原修改文稿，對弟子諄諄善誘，鼓勵有加。段玉裁可能是為尊重老師的修改，在《戴東原集》中收入了這篇文章，段氏『代作』，成了戴氏『代作』。」（頁264）方君蓋沿楊應芹之說，復不知《經韻樓集》非段氏生前自刻。其文並無新意，今不具辨。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廿五日附識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周中孚著，《鄭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1993。
- 清·段玉裁著，《經韻樓集》，道光元年七葉衍祥堂刊本，收於大化書局所編《段玉裁遺書》，1977。
- 清·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年譜》，附刻經韻樓本《戴東原集》卷後。
- 清·馬家鼎、張嘉言纂修，光緒《壽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緒八年刊本，1976。
- 清·戴震、戴望撰，《戴東原戴子高手札真蹟》，中華叢書委員會影印本，1956。
- 清·戴震著，《戴東原集》，乾隆五十七年段氏經韻樓刊本。
- 清·戴震著，戴氏《文集》，乾隆四十三年孔氏微波榭刊《戴氏遺書》本。
- 清·戴震撰，《與段茂堂等十一札》，收於《戴震全書》冊六。
- 清·戴震撰，《戴氏雜錄》，收於《戴震全書》冊六。
- 清·龔導江纂修，乾隆《壽陽縣志》，乾隆三十五年原刊本。

二、近人論著

張岱年主編

1994-97 《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排印本。

陳鴻森

1989 〈段玉裁年譜訂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3。

楊應芹

1994 〈段著《東原年譜》疑誤考〉，《安徽史學》1994.3。

1995 〈東原年譜訂補〉，收於《戴震全書》冊六。

1996 〈段著《東原年譜》補正〉，《文獻》1996.1。

漆永祥校錄

2000 〈錢大昕《講筵日記》校錄〉，《書目季刊》34.1/2。

劉盼遂編

1936 《段玉裁先生年譜》，《段王學五種》所收，北平來薰閣書店印行。

戴震研究會、戴震紀念館編纂

1991-99 《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Ji Dongguo Shui was not Written by Duan Yucai

Hung-sen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article *Ji Dongguo shui* was published with the same content both in volume 6 of Dai Zhen's *Dai Dongyuan Ji* and volume 7 of Duan Yucai's *Jinyunlou Ji*. Scholars have hel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who the actual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as. Recently, Professor Yang Yinqin of Anhui University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arguing strongly for Duan Yucai as the author, declaring that the library of Beijing University has Duan Yucai's manuscript of this article. *Ji Dongguo shui* has even been omitted from *Dai Dongyuan Ji*, lately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because the editor/publisher presumes that unarguably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Duan Yucai.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ilers of *Dai Zhen Quan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ai Zhen*), Dai Zhen Yanjiuhui and Dai Zhen Memorial Hall, also express the same opinion in volume 6 of the new compilation. These two compilations are the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of Dai Zhen's collected works in Mainland China. They seem to regard Yang's finding as final. My study, however, shows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pieces of evidence contradicting Yang's conten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ctual author of *Ji Dongguo shui* is Gong Daojiang. Fascinated by Gong's work, Dai Dongyuan edited it and added some comments, making it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original version, and causing Duan Yucai to include it in his *Dai Dongyuan Ji*. It was then included in Duan Yucai's works, compiled by his descendants who mistakenly thought it was his writing. The appearance of this article in Duan Yucai's *Jinyunlou Ji* was therefore a mistake by Duan's offspring when compiling his collected works.

Keywords : Dai Zhen, Duan Yucai, *Jinyunlou Ji*, *Ji Dongguo shui*, *Dai Dongyuan Ji*